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13位ISBN编号：9787501601042

10位ISBN编号：7501601046

出版时间：1991

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

作者：茨维塔耶娃

页数：189页

译者：苏杭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内容概要

丛编题名: 小白桦诗库。

1919年某一天，茨维塔耶娃完成了她有名的诗作《致一百年以后的你》。她在笔记中这样说过，她一整天都在思考一百年后这件事，她自信一百年之后人们将会爱上她；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看见她，那个蓄着短发的茨维塔耶娃手里握着她的诗稿，隔着忘川，看着我们风尘仆仆，寻找她的出生地。是的，正如她所想象到的，我们在大街上迎面见到那么多女子，但我们看见活着的只有她——茨维塔耶娃。（《一百年之后的茨维塔耶娃》汪剑钊）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作者简介

玛丽娜·茨维塔那娃(1892.10 ~ 1941.8)，苏联诗人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精彩短评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精彩书评

1、作为一个命定长逝的人，我从九泉之下亲笔写给在我谢世一百年以后，降临到人世间的你——“朋友!不要把我寻觅!物换星移!即便年长者也都早已把我忘记。我够不着亲吻!隔着忘川把我的双手伸过去。“我望着你那宛若两团篝火の明眸，它们照耀着我的坟茔——那座地狱，注视着手臂不能动弹的伊人——她一百年前已经死去。“我手里握着我的诗作——几乎变成了一环尘埃!我看到你风尘仆仆，寻觅我诞生的寓所——或许我逝世的府邸。“你鄙夷地望着迎面而来的欢笑的女子，我感到荣幸，同时谛听着你的话语：‘一群招摇撞骗的女子!你们全是死人!活着的惟有她自己!’“‘我曾经心甘情愿地为她效劳!一切秘密我全了解，还有她珍藏的戒指珠光宝气!这帮子掠夺死者的女人!——这些指环全都是窃自她那里!’“啊，我那成百枚戒指!我真心疼，我还头一次这样地感到惋惜，——那么多戒指让我随随便便赠给了人，只因为不曾遇到你!“我还感到悲哀的是，直到今天黄昏——我久久地追随西沉的太阳的踪迹，——经历了整整的一百年啊，我才最终迎来了你!“我敢打赌，你准会出言不逊——冲着我那帮伙伴们的阴森的墓地：‘你们都说得动听!可谁也不曾送她一件粉色罗衣!’“‘有谁比她更无私?!’——不，我可私心很重!既然不会杀我——隐讳大可不必——我曾经向所有的人乞求书信——好在夜晚相亲相爱呢!“说不说呢?——我说!无生本是一种假定。如今在客人当中你对我最多情多意，你拒绝了所有情人中的天姿国色——只为伊人那骸骨些许。”茨维塔耶娃

2、“我的诗啊写得那样地早……”茨维塔耶娃在1931年回答某一家期刊问答表中“关于您的创作您有何想法?”一项时曾引用过这首诗的最后一行。1933年4月在回复尤·伊瓦斯科的信时曾写道：“琼浆玉液”写于1913年。这是我的写作的(以及个人的)生涯的公式——前景。一切我都知道——生来就知道。”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曾为这首诗谱曲。“我这会儿伏卧在床上……”这首诗是献给M.C.费尔德施泰因(1885-1948)的,他后来成了茨维塔耶娃的大姑子维·埃夫伦的丈夫。给外祖母这首诗是献给诗人的外祖母玛·卢·别尔纳茨卡娅(1841-1869)的,她的像当年悬挂在茨维塔耶夫家中。1933年诗人发现,那张像并非是她的外祖母,而是外祖母的母亲。“我喜欢——您不是为我而害相思……”这首诗是献给马夫里基·明茨(1886-1917)的,他后来成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妹妹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这首诗由苏联作曲家M·塔里韦尔季耶夫谱曲,成为一首广泛流传的歌曲。“任谁也没有夺走什么东西……”这首诗是写给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的,后者于1916年来到了莫斯科。茨维塔耶娃对曼德尔施塔姆的创作评价很高,认为他的诗富有魔力、魅力,虽然有些思想混乱,但仍肯定他的诗有“杰尔查文的手法”的痕迹。曼德尔施塔姆在1916年也曾写过数首诗献给茨维塔耶娃。“哪里来的这般柔情似水?……”这首诗也是献给曼德尔施塔姆的,肖斯塔科维奇曾为之谱曲(第143号组曲)。莫斯科吟《莫斯科吟》这组诗共9首,是在1915-1916年冬彼得堡之行的灵感之下创作的。茨维塔耶娃希望见到阿赫马托娃,后者当时却不在。在有叶赛宁、库兹明、曼德尔施塔姆出席的文学晚会上,茨维塔耶娃“代表莫斯科”朗诵了自己少女时代的诗作,对此,她在许多年后回忆时写道:“我朗诵着——就仿佛阿赫马托娃真的在这房间里,只有阿赫马托娃一个人……如果说此刻我想将自己比作莫斯科——再好不过了,那么不是为了战胜彼得堡,而是为了把莫斯科献给彼得堡……我从彼得堡归来之后写就的关于莫斯科的诗篇,我是归功于阿赫马托娃的,我对她的爱以及我的祝愿,要求献给她比爱更为永恒的东西。”这里选译4首。1.“夜晚打从钟楼经过……”这首诗是献给奥·曼德尔施塔姆的。4.“一串串花楸果……”1934年茨维塔耶娃关于这首诗写道:“这是我最喜爱的,我自己本人的诗作之一。”失眠在茨维塔耶娃早期的诗作中,时常表现失眠的主题,《失眠》这组诗共11首,其中第3-第10首是受到尼·普卢采尔-萨尔纳(1881-1945)启发创作的,后者从1915年春天起便成了茨维塔耶娃的至交,并曾在她生活极端困难时刻给予她多方面照顾。茨维塔耶娃在1941年5月3日曾在组诗《致阿赫马托娃》的一首诗下面写过这样的话:“所有这些诗,从这里起到本诗集〔《里程集》〕结尾,以及后来的许多诗,都是写给尼科季姆·普卢采尔-萨尔纳的,提到他,过了一辈子以后,我可以这样说,他很会爱我,会爱我这个难以交往的东西。”这里选译4首。致阿赫马托娃组诗《致阿赫马托娃》共13首,其中第10首未完成。茨维塔耶娃于1912年开始接触阿赫马托娃的创作,1915年写了一首献给后者的诗。1916年这组诗是茨维塔耶娃1915-1916年冬季彼得堡之行时得到的灵感而写的(参见《莫斯科吟》题解)。茨维塔耶娃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保持着对阿赫马托娃的深情,这一点从她1921年4月写给阿赫马托娃的信里便可说明:“啊,我多么爱您,我多么为您而感到高兴,我多么为您而痛苦,又多么因为您而感到崇高!”1926年从国外,茨维塔耶娃依然表示了对阿赫马托娃的爱。阿赫马托娃怀着深情厚意接受了这一致意,并且把自己的诗集签赠给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原本对阿赫马托娃的创作评价很高,但后来,在1940年读了阿赫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马托娃的全部作品以后,却改变了看法。她们两人的唯一一次会见是于1941年8月7-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但却没有得到互相理解。阿赫马托娃曾把组诗之首句“啊,哀歌的缪斯,缪斯中最美的女神!.....”作为她的诗作《科马罗沃小村素描》(1916)的题词。这里选译了1首。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曾为此诗谱曲(作品143号组曲)。“苍白的太阳和低沉的、低沉的乌云.....”这首诗写于茨维塔耶娃的家乡亚历山德罗夫,当时正是1916年士兵们上前线打仗,在她居住的房子前边,庭园的那边有一块场地,士兵们正在练习射击。诗人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这首诗时写道:“我们向士兵们挥动头巾,而士兵们向我们挥舞着帽子,当最后一节车厢早已从视线中消失的时候,士兵们唱歌的号叫声连同火车头的浓烟迎面而来。”唐璜唐璜是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欧洲许多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最初以否定宗教的禁欲道德的形象出现,后来发展为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典型。他被视为仗着自己财势,以结婚为手段,到处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茨维塔耶娃1925年在给一位友人写信时曾说:“.....即使唐璜一往情深,他怎能爱所有的人?这个‘所有的人’是不是逢场作戏的老一套的结果?简而言之:爱所有的人——悲剧式地,怎么可能?殊不知,唐璜是可笑的.....也许这个所有人的悲剧性,爱所有人的悲剧,乃是女人的特权(我深有体验)?”组诗共6首,选译3首。斯坚卡·拉辛斯杰潘(爱称斯坚卡)·拉辛(约1630-1671)是俄国农民起义的首领,后被沙皇处死。茨维塔耶娃所感兴趣的,不是历史上的拉辛,而是他在著名的民歌中的形象。茨维塔耶娃在谈到与拉辛式的红军战士会见时写道:“.....我的拉辛是(民歌中的)浅色头发的男子,——一头浅棕红毛发的男子.....再说这个词本身:斯杰潘!干草,禾秸,草原。难道有黑色的斯杰潘吗?而拉——辛!曙光,春汛,——打击,拉辛!”诗人在“斯杰潘·拉辛”姓名之后列举的词,不仅读音与前者相近,而且还有相近的意思。组诗共3首。“我是你笔下的一张纸.....”茨维塔耶娃在1939年手稿附记中说:“这是集子里最优秀的诗作之一”在《一首献诗的经过》一文中引用这首诗时曾写道:“当年,1918年,我是否意识到,在把自己比作最简单的东西(黑土和白纸)的同时,我指的是最伟大的东西:矿藏(黑土)和白纸的万能?作为一个虔诚的热爱者,我为什么把自己只比作一切?我是否意识到了——他是否也意识到了?”1918—1931年。做过一次修正:“这样说只能是对上帝。须知,这是一种祈祷!对人,是不用祈祷的。十三年前,这一点我还——不,知道!——坚决不想知道。而且——不可更改地——我的所有的这类诗,整个是献给上帝的。”“宛若左右两只膀臂.....”据1939年茨维塔耶娃笔记记载,她认为这是她早年优秀诗作之一。“像星星,像玫瑰,生长出诗.....”这首诗的第5和第6两句是由茨维塔耶娃的小女儿阿利娅记载的一段事引起的:“那是温馨的一天,我同玛丽娜去散步.....顶上是一座大教堂.....我突然发现,在我脚下生长着三叶草。在小台阶前那里平整地铺着古老的石头。每块石头都由三叶草镶着深色的框框.....我.....开始.....寻觅四叶草.....我突然找到了它.....我跑到玛丽娜跟前,把我的所获献给了她.....她对我表示感谢并把它夹在笔记本里变干。”阿·埃夫伦在她的回忆录中引用这首诗时写道:诗中出现了“从前在优美的庞然大物‘菲利小镇波科罗夫’的山脚下寻找到的那株.....象征幸福的、四片叶子的三叶草的幼芽”。丑角《丑角》这组诗是由25首构成的,先后在不同的题名下发表,最后集到一起,因此,诗的次序并不固定。这组诗是茨维塔耶娃与艺术剧院(后为瓦赫坦戈夫剧院)创作室年轻演员们的友谊的折射。这段期间虽然不太久,但她的创作是颇有成效的:为剧院创作了许多部浪漫主义的诗剧,组诗《丑角》、《献给索涅奇卡的诗》(1919),以及后来写的散文《索涅奇卡的故事》(1937)等。《丑角》是献给演员和导演尤·亚·扎瓦茨基(1894-1977)的。茨维塔耶娃认为自己与扎瓦茨基的关系就像“中了魔法”。但是这种“中了魔法”却是与理解的清醒并存的。茨维塔耶娃在当时的笔记中对扎瓦茨基有这样的记载:“他那深沉的天真无邪的全部的美和全部的可怕。.....那名利的天真无邪,那自尊的天真无邪,那健忘的天真无邪,那束手无策的天真无邪.....总之,作为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作为生物却是完美无缺的.....对于我来说从他的所有的诱惑中我可以分出来三点:软弱的诱惑,冷漠的诱惑,陌生人的诱惑。”由于评价的清醒,诗人便对自己的主人公的态度和对自我的“中了魔法”的态度报以揶揄。茨维塔耶娃认为扎瓦茨基“从来就不是我的朋友”,因而整组诗都带有轻蔑的嘲讽。这里选译2首。“我告别了英格兰浓雾弥漫的海岸.....”献词和诗的头一句引自俄国诗人康·巴丘什科夫(1787-1855)的悲歌《友人的影子》(1814),诗是为纪念诗人的一位在莱比锡城下“人民的战斗”中牺牲的友人而创作的。茨维塔耶娃似乎是将巴丘什科夫的悲歌加以“改写”,纪念为希腊自由而献身的拜伦之死的。致一百年以后的你茨维塔耶娃在1919年笔记中曾记载:“昨天一整天都在思考一百年后这件事,于是为此写了几行诗。这些诗行已经写就——诗将发表。”1924年在一封信里又说:“而且——主要的——我深知一百年以后人们将会多么爱我!(阅读——什么!)”这首诗还有另一种版本,这里译的是诗人1940年的定稿。“我在青石板上挥毫.....”这首诗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献给丈夫谢·埃即谢尔盖·埃夫伦(1893-1941)的。他早年参加了白军,溃败后流亡捷克;1922年茨维塔耶娃携幼女阿利娅离开苏联去投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奔丈夫。后来埃夫伦在国外参加了苏联的一些情报活动并于1937年回国,阿利娅已先期归国,1939年茨维塔耶娃携子穆尔亦返回苏联。但不久阿利娅与埃夫伦先后被捕,杳无音信。1940年诗人在编选诗集时曾将“我在青石板上挥毫……”一诗作为开卷篇收入其中,在个人家庭的悲惨的遭遇下,诗人以这种隐晦的方式将此选集献给了丈夫,这充分表现了她的良苦用心和难言之隐。据研究者推断,从技巧的娴熟,风格的洗练,语言的深邃上来讲,此诗当属1940年之作。本诗的第二节,作者曾有40余种不同草稿,可谓精雕细镂。两首歌《两首歌》是诗人于1920年为诗剧《门生》而写的,尚有其他数首,剧本已失传。眼睛这首诗最初次发表时是献给先为象征派后转向阿克梅派的诗人米·库兹明(1875-1936)的,1916年1月茨维塔耶娃在彼得堡见到过他一次。1921年茨维塔耶娃见到库兹明的诗集《不是这里的晚上》以后,曾给库兹明寄去一信并附此诗。库兹明1921年7月8日日记中记有此事。这首诗是对那次会面的回忆。茨维塔耶娃在评论文章《不是这里的晚上》中记有这次会面:“这不,从大厅的另一端,遥远的——就像用望远镜倒过来看似的;一双硕大的——像从望远镜的正面看似的——充满了所反映的望远镜的整个镜头——眼睛。在彼得堡的上空呼啸着暴风雪,在暴风雪中像两颗行星呆滞地停立着两只眼睛……停立着?不,走过来……从大厅的另一端——像两颗行星呆滞地——向我走过来两只眼睛。眼睛就在这里。站立在我的面前——库兹明。”青春茨维塔耶娃在创作“我的青春啊,我的视同陌路的……”这首诗时,曾有记载:“一切都早于大家:十三岁即热衷于革命,十四岁以及现在模仿巴尔蒙特,二十九岁……与青春诀别了。”黎明时分……这首诗是描写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的形象的。尘世的特征这组诗共8首,选译1首。这首诗表现的是茨维塔耶娃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关于两种爱的思想——以维纳斯、夏娃、荷马的海伦为化身的尘世的的爱和以普绪刻为化身的精神的爱。她在1923年的一封信里写道:“……肉体(我们个人兴趣的癖好)是极残忍的。普绪刻(看不见的)之所以为我们永恒地爱,是因为爱我们心里缺席的东西的——只有灵魂!我们以普绪刻来爱普绪刻,我们爱斯巴达王的海伦……却差不多是用手——我们的眼睛和手从不想让她的眼睛和手丝毫地偏离开美的理念的线条。普绪刻不会受到审判——清楚吧?海伦却不断地站在审判官面前。”电报线这组诗共10首,是献给苏联著名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帕斯捷尔纳克最初于1921年由于对茨维塔耶娃的诗集《里程集》的强烈感受而开始与她通信。他对她的创作终生表示赞赏,并曾写过数首诗献给她。此外,还在自传体散文《人与事》中回忆过她。茨维塔耶娃于1922年出国后不久,多年一直与帕斯捷尔纳克保持着通信联系。有人认为他们的这种炽热的友谊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茨维塔耶娃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精神上与她最接近的诗人,是志同道合者,是“一年五季、第六感觉和四维空间的弟兄”。她又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对我来说是一种最神圣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整个希望,时而是地平线上的天空,时而是不存在的东西,时而是将会出现的东西。”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书筒有百余封,据说,战争期间,帕斯捷尔纳克由于十分珍视这些书筒曾委托给一位友人保存,而这位友人也因为十分珍视,以至于每遇到敌人轰炸便带在身边,不幸最后竟然遗失了。现在只有少数几封保存下来,但在茨维塔耶娃的笔记本中存有副本,保存在创作档案中,根据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埃夫伦的遗嘱,待到2000年才能启封。组诗《电报线》可说是在他们两人之间书信往来的灵感之下创作的,也可说是以通信方式为帕斯捷尔纳克送行。茨维塔耶娃得知帕斯捷尔纳克来德国访问后拟于1923年3月18日由柏林回国,因为她住在捷克,便于3月9日给他写信说:“……这实在是荒谬绝伦——您的启程,是从柏林站台吗,是从我的波希米亚山上呢,我18日一整天(因为不知启程时间)都将站在这座山上为您送行——只要是精神支持得住。我不打算去〔柏林〕,因为已经晚了,因为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命运——损失。”接下去是:“这并非夸夸其谈,这是难以抑制的感情——已经不顾分寸的概念的感情!——而且我所说的还不及实际。现在照直说吧: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因此我很痛苦。在自己的高处的什么地方——是寒冰(解脱!),而在深处,在内心——却是痛苦……”组诗开首的题词引自德国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的书信体小说《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1797-1799),引文略有出入,——是“生活的浪涛”。1.“专横的乡间!……”茨维塔耶娃对约定俗成的尺度和标准一向持否定态度,这种否定的态度从而转化成对诗律的反动——这首诗中便蕴含着她的诗歌创作的模式:“这是我的心儿迸发的韵律——就好像那带有磁性的火星。”2.“我不是女魔法师!顿河远方的白书……”这首诗原稿中有一个注,后来写进了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里:“这些诗是一些脚印,我沿着这些脚印正在走进您的灵魂。可是您的灵魂却远远地躲开,以至于非常烦恼的我,正在赶上去,在跳跃,盲目地,企图侥幸,可是后来却茫然若失地期待着——它是否会到那里?”诗中“白书”一词是针对“魔书”而言的,因为俄文“魔书”字面上的意思是“黑书”,“女魔法师”一词便是由这个词根构成的。4.“当我那心爱的弟兄……”茨维塔耶娃在那篇描写她在艺术剧院创作室时的女友、女演员索涅奇卡·戈利戴(1896-1935)的散文《索涅奇卡的故事》中说:“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从她(索涅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奇卡)那里偷得了一首小诗,因为她没有写过诗,生平没有写过一行诗,——尽管我非常的、无比的诚实,但是我,不错,还是偷了。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剽窃。有一次她对我讲起她受过的一次委屈时说:‘啊,玛丽娜!我当时的泪珠儿是那样的大——比眼睛还要大!’‘你要当心,索涅奇卡,我将来会把你这句话偷入诗中的,因为这句话简直太美了——那么精确……’这不,三年之后(也许,一天天的,谁又会知道呢)的一首诗:‘当我那心爱的弟兄……’,而那太平洋上空的星星却在我写索涅奇卡的 Lacanau-Océan 小镇上空燃烧着,昨夜一点钟,我望着这些星星,一下子想起这些行诗——相反地:太平洋上空的星星比眼睛还要大!终于完满了。这些行诗写成以后寄给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但是诗的作者和呈献者却是索涅奇卡。”布拉格骑士这首诗写的是捷克人民传奇英雄布伦茨维克骑士的雕像,它耸立在伏尔塔瓦沿岸布拉格查理大桥附近。根据中世纪的传说,布伦茨维克即指国王普舍美斯二世,他曾为巩固捷克王国做出很大贡献。在布伦茨维克统治的第三年,他去漫游世界,弘扬祖国的语言并寻求狮子的徽记。他经历了冒险,死里逃生,拯救了狮子的性命,狮子成了他的朋友并且帮助他建立了丰功伟绩。有一次,他来到了一个岛上的城堡,在这里他发现了一支宝剑,用它消灭了敌人。之后他回到了祖国,统治了四十年;他死后,狮子也死在了他的墓地。传说布伦茨维克的宝剑砌在了他的雕像所在的查理大桥桥墩下。捷克的国徽的起源便与布伦茨维克的名字联在一起,至今国徽上仍然有狮子的形象。茨维塔耶娃认为“布拉格骑士”的面孔与她相像,多年来她对他一直念念不忘,对于她来说,他就是布拉格的“中心”,心脏。20年代,在法国侨居时,她曾写信给她的捷克女友捷斯科娃,请她寄来一张“他的像,大一些,清楚一些,比如版画……如果我有保护天使,那么就要长着他那副面孔,有着他的狮子和他的宝剑”。1938-1939年,茨维塔耶娃在创作《致捷克的诗章》时,曾打算写一部大型作品,描绘布伦茨维克骑士。两个原稿中曾有献词:“给我的一年五季、第六感觉和四维空间的弟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在题名《两个》和《一对》上曾经有过犹豫,后来定为前者。组诗共3首,选译2首。忌妒的尝试这首诗,看来最初是献给康·罗泽维奇(1895-1988)的,但文学家马·斯洛宁(1894-1976)在回忆录中肯定说,此诗是献给他的。爱情在1924年9月末或10月初的稿本中记载:“比较:频繁得有如母亲经常呼唤亲生的孩子的名字。”本诗中最后三行即源于此。“鬓角已经银灰……”茨维塔耶娃在1926年5月26日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里说,“……我有几行诗献给你……差一点没写完,是对你的呼唤,在我心里,也是在我心里对我的。……因为有几处还没有填上,整首诗不能寄给你。若是想写——这首诗就会写完的,这一首,还有别的。”“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这首诗是献给鲍·帕斯捷尔纳克的。在诗人1925年3月20-22日的草稿本中记载:“鲍·帕,我们何时能够见面?我们能够见面吗?把手伸给我吧——但要待到来世,在这里呀——我的双手腾不出空。”“赞美啊,静一静!……”这首诗写于法国。1925年11月1日由捷克迁居法国后,只是第一年冬季茨维塔耶娃全家四口寄居于俄国友人家,后来住在巴黎郊区,常年处于极端贫困中。在法国生活的十四年期间,她从未对法国人发生好感,得不到他们以诚相待。当然同俄国人相处也并不见得好些。这首诗写作期间,茨维塔耶娃与丈夫和两个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总是处于干扰之中,找不到一个角落从事创作。她在1925年写给捷克女友捷斯科娃的信里曾描述过这种处境:“我的日子过得很糟糕,全家四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我根本无法写作。我痛苦地思忖,一个最平庸的散文作家,甚至连写的什么都没有重读一遍,却能有一张写字台和两小时清静。可是我却办不到,连一分钟都没有:总是处于人们包围之中,处于谈话之中,不断地丢下笔记本。”悼念谢尔盖·叶赛宁 这是茨维塔耶娃原拟写的长诗的几行。诗人于1932年以“诗人与时代”为题曾写道:‘叶赛宁死了,因为他把不是自己的,别人的需求(时代对社会的)当作了自己的——(时代对诗人的),把需求中的一项当作了整个的需求。叶赛宁死了,因为他让别人认识了自己而忘了他自己便是引导——最直接的引导!……政治的需求对于诗人来讲不是时代的需求,时代是不用通过中间人提出需求的。不是时代的需求,而是当务之急的需求。我们因叶赛宁之死对昨日的当务之急也负有责任。叶赛宁死了,因为他忘记了自己便是这样的时代的中间人、代言人、领路人——至少他在某个时候也同那些为了时代和以时代的名义而把自己扼杀和毁灭了的那些人一样。’诗人与沙皇《诗人与沙皇》是组诗《致普希金的诗》中的两首,组诗共7首。茨维塔耶娃从童年时代起,一生都崇拜普希金的天才。1913年她写了献给他的第一首诗。1936年茨维塔耶娃曾将普希金的18首诗译成法文。为纪念诗人逝世一百周年,她曾将组诗《致普希金的诗》寄给《当代纪事》杂志。茨维塔耶娃1937年1月26日在写给捷斯科娃的信里说:“《致普希金的诗》,我压根儿没想除我以外有谁敢于阅读。这些诗非常尖锐,非常自由,与规范化的普希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总是与规范相反的。危险的诗作……它们内在是革命的……内在是叛逆的,每一行都是挑战……它们是我当时和现在作为诗人一个人对伪善的挑战……它们是1931年夏天在默登写成的——我当时正在阅读晓戈列夫(1877-1931,苏联文艺学家)的《普希金的决斗和死亡》——由于愤怒而感到窒息。”除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诗作以外,茨维塔耶娃还创作有散文《我的普希金》(1937)和《普希金与普加乔夫》(1937)。1.“沙皇们的彼岸的大厅……”关于这首诗茨维塔耶娃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它是“一个诗人为诗人复仇。因为如果尼古拉一世不把普希金控制在他的身边——若是能准他出国——允许他到世界各地——他或许不会为丹台士杀害。内部的凶手便是他”。“彼岸的大厅”系指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环绕亚历山大二世纪念像的陈列馆,天顶装饰着亚历山大二世列祖列宗的肖像,用威尼斯的马赛克镶嵌而成。在他们之中,也有亚历山大二世的父王尼古拉一世。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曾为这首诗以及“不,当我们为宗师下葬的时候……”两首诗谱曲。接骨木茨维塔耶娃在1931年给捷斯科娃信中谈到这首诗的写作时说:“我在写诗——抒情性的——……现在写的是:接骨木(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树吗?全是很小很小的有毒的红色果实,长在栅栏旁边)。”给儿子的诗组诗共3首。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之子格奥尔吉(穆尔)·谢尔盖耶维奇·埃夫伦于1925年2月1日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他少年时代便极力想回苏联,终于在1939年6月同母亲一起返回。茨维塔耶娃对儿子百般宠爱,为了他才不得不疏散到后方。据1941年10月6日格奥尔吉在诗人克鲁乔内赫的纪念册中记述:“1941年8月8日我同玛·伊(即茨维塔耶娃)一起疏散到叶拉布加。17日抵达。26日玛·伊到契斯托波尔去了两天;后于28日返回叶拉布加,8月31日自缢。她被葬在叶拉布加墓地。她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在我身边。我于9月8日去契斯托波尔,9月28日转赴莫斯科,9月30日抵达。”格奥尔吉在母亲死后保存好她的手稿。在塔什干中学毕业,后就读于莫斯科文学院。与他同龄的孩子相比,格奥尔吉具有很高的智商,他极富有文学艺术才华,他遗留下来的日记、书信和素描便是明证。他于1944年初应征入伍开赴前线,1944年7月牺牲于白俄罗斯境内。1.“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值得留恋……”茨维塔耶娃于1922年5月携幼女阿里阿德娜(阿利娅)离开苏联出国投奔丈夫,先在柏林逗留了些时日,后在布拉格滞留了三年,1925年11月移居巴黎。在国外十七年当中,由于生活贫困不得不数度由城市移居乡村,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布拉格和巴黎近郊的村庄度过的。书桌这组诗共6首,选译3首。据阿里阿德娜·埃夫伦回忆母亲茨维塔耶娃如何创作时说:“把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刻不容缓的事记下来,一大早开始,趁着头脑清醒,肚子空空的、瘪瘪的。倒上一小杯滚热的黑咖啡,放在书桌上,一生中每一天她都怀着如同工人走到车床前一样的责任感,必然的、不可能不这样的感情走到书桌前。此时此刻书桌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推到一边,以一种下意识的动作腾出一块地方放笔记本和胳膊肘。用手掌支撑着额头,手指插到头发里,立刻便能打坐入静。除了手稿,一切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只见她以敏锐的思维和笔锋埋头于手稿中。”2.“比爱情更坚贞……”茨维塔耶娃不止一次回忆说,她从童年时代便开始写诗,但是显然最后意识到自己的诗歌的天赋是在1903-1904年,也就是十一到十二岁的时候。“花楸果树……”这首诗是与“乡愁啊,这早就已经……”一诗同时写的,交相辉映。“乡愁啊!这早就已经……”这首诗据研究者推断,是对帕斯捷尔纳克1928年写的《致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一诗的唱和。又据利·楚可夫斯卡娅回忆,茨维塔耶娃在1941年疏散到叶拉布加时曾为友人朗诵过这首诗,但是由于难以抑制的内心痛苦,全诗没有朗诵完她却戛然而止,以至于那最后的意味深长的四行诗直到50年代才为苏联国内所知。报纸的读者茨维塔耶娃在1925年的一封信里写道:“报界使我感到可怕,除了使我憎恨报纸,憎恨这人的卑鄙的自发势力的一切以外,——我为它的鬼鬼祟祟,为它的相等的字数的诡诈而憎恨它。”给一个孤儿的诗这组诗共7首,选译2首。组诗是献给诗人阿·施泰格尔(1907-1944)的。茨维塔耶娃与他通信前并不认识他,而是通过他的姐姐、女诗人阿拉·戈洛温娜认识的。1936年8-9月间,她在萨瓦的一个小山村逗留时收到了患肺病而又刚刚遭到不幸的爱情的施泰格尔的来信,信中充满绝望的求援的“哀号”,——茨维塔耶娃立即热情地复了他的信——每天一封,鼓励他,安慰他,寄去给他的诗。然而施泰格尔看来是一个十分平庸而又软弱的人,他经不住潮水般向他袭来的感情和关怀,而且他又是一个巴黎的名士派忠实的儿子,因此,便冲出肺结核疗养院而回到那个圈子里去。9月他收到茨维塔耶娃的充满愤懑的回答。题词引自俄国革命家卡尔·彼得松(1877-1926)的诗《小孤儿》。“当我瞧着那飞舞的树叶……”看来,这首诗内在上与茨维塔耶娃因同施泰格尔书信关系而感到的失望情绪有关系,参见《给一个孤儿的诗》及题解。致捷克的诗章《致捷克的诗章》由两组诗构成:《九月》和《三月》,总共15首,是在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9月和1939年8月发生的事件的日子里创作的。1938年9月德、意、英、法四国在慕尼黑签订协定,将苏台德省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给希特勒德国、资产阶级匈牙利和封建领主波兰瓜分。1939年3月,法西斯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些事件使茨维塔耶娃震惊。她在给友人捷斯科娃的信中写道:“我白天黑夜,白天黑夜思考着捷克。我与她共命运,生活在她之中并为她而生活,我从她的内部——她的森林和心脏的内部感受着。整个捷克现在是一颗巨大的人类的心脏,它只为一件事——如同我的一样的事而跳动……直到最后一分钟,就是在最后一分钟我都深信——我将深信——俄罗斯:她的臂膀是可靠的。俄罗斯不会允许把捷克吞没:请您记住我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的话.....”“如今捷克对于我来说——在各个国家之中——是唯一一个人。所有其他的——都是狼和狐狸，至于熊，可惜，还谈不上。然而——我们将来会希望，我坚定地——希望.....我无限地热爱捷克，无限地感激她，但是我不想为她而哭泣(人们不会为健康的人哭泣的，而她在各个国家中，是唯一的健康的国家，有病的是那些个!)因此，我不想为她而哭泣，而是想歌颂她。”茨维塔耶娃在国外侨居的十七年当中，尽管在捷克斯洛伐克只逗留三年多，在法国却长达几近十四年，但从离开俄罗斯以后，她真正怀有好感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她的人民和大自然。因此，在法国居住得越久，她就越发怀念捷克斯洛伐克，这组诗充分表达了她的眷恋之情。九月2.“群山是野牛出没的佳境!.....”1926年茨维塔耶娃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我喜爱山，征服，大自然的题材，形成.....”“我在深深的梦中——在所有的梦中——经历了整个捷克，整个的捷克还有野兔和扁角鹿，还有野鸡的羽毛，就这样永远成了梦，——顺便提一下，这些野鸡的羽毛我还保存着，是在我起初带着阿利娅，后来.....抱着穆尔爬树木茂密的山时搜集的。”3.“地图上有一个地方.....”茨维塔耶娃在把这首诗寄给捷斯科娃时，曾对它做过如下的说明：“各民族的胸膛里有一个创伤——我们的人被杀害!就是说，各族人民犹如为自己的苦难，在为这一苦难而哭泣，因为没有有一个民族会为这一苦难而高兴，只有——一些个人。而且不仅犹如为自己的苦难(而哭泣)——而且犹如为自己的未来的苦难，如果没有.....然而缺乏结论不仅是各民族和一个民族的特性，而且也是所谓的‘文明的人们’的特性。‘何等恐怖啊——又夺走了六十个村庄.....’‘对犹太人是何等恐怖啊!.....’‘何等恐怖——原来六十分马克，现在是九十分!’一切都那么‘恐怖’，可是为什么所有这些恐怖，而且为什么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没有一个人(我的周围——文化人，写作者——之中)想要弄懂——甚至连疑问都不想提出——非常害怕听到回答。这一切既是怯懦，又是因循守旧，也是脑满肠肥(或者是向往如此!)，这些东西所做的，就是已经做了的。我在自己的不满的一贯性、目光敏锐方面——是非常孤立的。我不想对他们大家表示怜悯，对活活的、被埋葬的人决不能怜悯，而需要把活人挖掘出来，而把埋人的人埋葬掉。这样的怜悯可以得到赎罪。‘何等的恐怖啊!’不，请你告诉我——何等的恐怖，懂得了，就要离开那些制造恐怖或者对它表示同情的人。否则——‘是的，多么恐怖啊，可怜的布拉格’，看来是一部描写黑色百人团分子的小说，他只幻想着拿着别人的刺刀回到自己方面来，或者——只是往鼻子上(太太)抹粉，而先生则继续阅读复活并且握着手——天晓得握着谁的手。往好处说，是痴呆，但是看到他们把自己的事情都处理得那么好，对于它们分辨得那么清，我就对这种‘往好处说’不敢相信了。照直说，就是卑鄙——就是〔如今的〕世界所助长的。”4.一名军官1938年9月德国军队入侵捷克苏台德省。捷克边防部队受政府命令不战而退。在茨维塔耶娃的《致捷克的诗章》草稿中保存了《一名军官》这首诗的构思：“情节：苏台德——同处边防线——森林中一名捷克军官和二十名士兵——小树林。德国鬼子经过。一名军官跑到大路上向空中鸣枪。——结尾。——只要他站立在森林中，他就会得到谅解。普鲁士人的脚步声?心儿跳动?NB!在头几行里交待历史年代：三月捷克林海——最最森然。话说——九百三十八年。那月份——恰好苹果和枫香树刚刚泛红，一样挂满露珠!”这组诗是写1939年三月事件的：3月14日，德国军队开始入侵捷克，3月15日占领布拉格。1939年5月，茨维塔耶娃在给捷斯科娃的信中写道：“诗歌确是源源而来——就像从前小溪一样在我的整个道路上伴随着我。有些尖锐，有些幽婉——这些诗是自己创作出来的。有许多是写宝石——地下矿藏的——然而即便是石头，也是活生生的。”8.“啊，泪水充盈着眼窝!.....”这首诗写作开始于1939年3月15日，亦即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的那一天。茨维塔耶娃在这一天的笔记中写道：“1939年3月15日——进入布拉格。7时45分赫拉德恰尼古堡〔总统府〕灯火通明，旗帜飘扬。全体布拉格市民集合在广场上：最后一次国歌，全体群众一边唱着一边哭泣。16日连续不断的游行，军乐队演奏，布拉格全城都是军官。人群向着为捷克独立而牺牲者纪念碑走去：群众找到了自己的道路.....3月15日适逢奥地利维也纳被德国法西斯吞并周年。”9.“不是魔鬼——追逐高僧.....”1939年5月15日手稿中记载：“追逐元首的是——孚里埃：NB!有许多追逐者的形象。谁人——追逐什么?.....不是飞快的——追逐兔子.....不是.....追逐牺牲品。不是乌云追逐乌云。不是受恐怖折磨的逃亡者——躲开枪弹。NB!乌云追逐乌云——一连串又一连串;最好是：不是乌云追逐月亮(仿佛在追逐)。总的来说：应当众多追逐一个。(NB!有些难办。)绝对不能一个追逐众多：而是相反!”“我老是把头一行诗叨念.....”据某些研究者推断，茨维塔耶娃归国后，1940-1941年间只从事诗歌翻译而不曾写诗，这种看法由于从茨维塔耶娃的翻译稿中发现写有诗作而被推翻。“我老是把头一行诗叨念.....”这首诗的题词引自苏联诗人、翻译家阿·亚·塔尔科夫斯基(1907-1989)的诗作。茨维塔耶娃归国后曾与塔尔科夫斯基见过面并通过信。

3、悲剧，用鲁迅先生那句经典的话来讲，就是“将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于用性质的定义言说悲剧的内涵。但是，当我读罢这本仅有一掌宽、半厘米厚的诗集，循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着时间所勾勒的茨维塔耶娃的人生悲剧旧迹，一个新的念头也在我的心中萌芽，为何我们不可以用半数学化的公式逐量分析一下悲剧的成因？听起来虽是荒谬，但也请允许我套用 $y=kx+b$ 的模式来大胆探索，究竟是哪些不可抗的因素侵袭，最终使这位白银时代未来主义的天才诗人在岁月的风干中挫骨扬灰—— $y=kx+b$ ，一次函数的标准形式，其实可以隐藏一个诗人悲苦愁喜的命运密码。在这里， y 作为因变量，自然代表了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既定悲剧事实，也是我要探索的结论所在。接下来，从最简单的常量 b 入手，要说茨维塔耶娃的哪种特质自始至终不变而能够以其不变伴其她一生，在我看来，一定非她的天才诗情和对未来的精确谏语莫属。在她人生的早期阶段，作为大学教授的父亲和精通小提琴的母亲为幼年的她提供了良好的艺术教育。18岁时，她就出版了诗集《黄昏纪念册》。这无疑让使这位天才少女在青年时期就以考究的词汇、丰富的情感和不同异于柔弱的豪气见著于前苏联白银时代的文坛巨册。然而，在看似大好的光景前途下，她却并没有着眼于当下的名利，而是在诗中多次预言，若要真正等到自己的读者只能寄希望于渺渺无期的一百年后。“我还感到悲哀的是，直到今天黄昏/我久久地追随西沉的太阳的踪迹/经历了整整的一百年啊/我才最终迎来了你！”就是在这番对自己已然长逝隔着忘川呼告的想象里，她的独特口吻已然使其创作视角之独特暴露无疑，却也致使这此成为了她生命中无法减去的砝码之一，在其悲剧的天平上重重地压了一记。 k 作为公式中的系数，我想应以年龄来记，配合着自变量 x 所代表的时代境遇之变，表明了生活遭遇对她生理上的压迫和心理上的摧残，就是随着年月的累积而逐渐放大的，以至于她会写出“已经有一年了/我的目光在寻找钩子/活到头/才能嚼完那苦涩的艾蒿”这样绝望且无奈的句子。14岁时母因肺结核离世，20岁时丧父，结婚后其丈夫因战争与其长期与其分离别，而后丧女之痛又强加诸心头。生活不幸的接踵加速着而至使自变量 x 的变化，深深地导致了悲剧程度的一步步加深，同时随着年龄系数的增长，如果说原本的痛苦值10千克，那么现在它的放大早已翻倍至成百上千难以计数言记。直至最后，陷入绝境的茨维塔耶娃在悲剧值骤升至崩溃的边际升至无限的某一个点选择了悬梁自尽，纵然枯木坚强，终究也没有能抵挡毁灭袭来时，破坏一切的快感。但孰知她对爱和平凡生活的期待是那么深切——“给我安宁和欢乐，给我幸福，你们会看到我是如何享受这些！”如是观之，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注定，茨维塔耶娃的人生就像分叉样的枯木形似 y 状，倒也是有几分契合这公式。但即使坚强即使抵抗，她也没有逃出悲剧公式布下的天网，而在这交由时间的评断中，我们观看着她的人生最终走向了挫骨扬灰，却也成就了一段震撼人心的崇高悲剧。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章节试读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